

斗争中的回忆

□杨殷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当天将破晓的时候，广州工人群众忍不住国民党兽性的白色恐怖与压迫，自动的武装暴动，由夺取工会，夺取工代会，杀改组委员，铁路工人包围汪公馆。进而实行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个伟大的举动，很快的又是一年了，当此一年的纪念日，我把我能记忆的壮烈斗争各情形写出，做个追悼既往策励将来的礼物。

那天教导团先将营内的反动长官解决，便与工人所组织的赤卫队分途向敌人队伍军警机关袭击。

炮兵团为敌重要部队，当向他进攻时我们人数不满百人，奋勇向前，该兵即表示服从与工人联合，将炮枪交出。

警卫团于工人部队到达时，经某连长一呼，并无反抗，便即解决。

此时各士兵与工人赤卫队会合，一路由沙河经东山过广九站而进攻八旗会馆，一路由惠爱东路向公安局及保安队进攻，其余则分向各警区进攻。当工人袭击八旗会馆时，士兵尚未到目的地，只由一十八岁的工人同志，带领七十余人，武器则只有炸弹三颗，盒子炮一支，手枪一支，先将炸弹抛掷未炸，而反动的军队已群起反抗，故由正门无法攻进。于是工人分向各围墙扒进，徒手夺取军械一部分，觉悟士兵起而响应，始得解决。于是，沿长堤收缴海军练营，新编二师等部，皆从梦中惊醒，绝无抵抗。转而向肇庆会馆廿五师部，该部顽抗，并用手提机关等利器向我们队伍射击，工友伤十余人，都奋不顾身，抵死相持。

攻公安局系分两路进的，当时保安队死力抵抗，总队长李某亲自指挥，卒因工友猛烈进攻，将队长李某枪毙。

所驻的大队保安队，不敢抗，都被缴械。其时各路工友已分向城内各区将其攻下，其余制弹厂，电话局，电报局，政治分会，财政厅，及市各机关亦相继占领。西关七九十等区，亦于同日下午一时占领。所余者惟文德路四军军部，太平沙贮藏军械处，潮州会馆廿六师部数地。斗争最烈，亦为以上数处，而尤以四军部为烈。在十日至十二日大小数十次冲锋，炮声隆隆彻夜不绝，虽伤亡甚大，因工友亦死力相持，敌军卒不敢出卫门一步。至铁路工人将三路车站克复，广三工友更联合农民向沿路之敌追击。十二日午，市郊农民更派大队来会，共同作战。

十二日午后一时，忽来敌军约一团，由观音山下沿第一公园马路分两路向我们总指挥部猛攻，已到第一公园，此时在省长公署（即赤卫总部）的工友有枪者约百余人，便即分两路迎战，并约车夫工人五十余人来助，公安局方面工友士兵亦凶（汹）涌杀来，敌卒退去，我们复夺观音山。十二日午后九时教导团全部因保全武装计集中沙河向花县进击，黄埔一部武装战士亦于十三早赶到，连同向沙河进发。此时广州只存三千余武装工友，然工友仍不稍却，誓死杀敌。

十三日早八时敌人已四面包围，东由中流抵（砥）柱过河向东关广九车站等地进攻，石龙方面敌军约一团，沿广九路石牌站向东门进攻，北路约两团，一路由观音山向第一公园进攻，一路夺黄沙站向西关进攻，另由河南分队过海，一路由白鹅潭帝国主义兵舰掩护渡海入黄沙与北路敌军会合，一路由反动海军掩护在石公祠登岸，一路由东关登岸与东路会合。当时闻报，工友分途应战，东路由同志沈某负责，率同工友二百余人，与敌人一团对抗，伤亡在一百以上，然犹死力支持。车夫工友某同志已伤足部，犹指挥前进。敌人卒不得不退去。西路工友在太平南路只得一百余人，仍将敌军六百余击退，追杀至大新公司堤；因石公祠敌人百余，用机关向后扫射，工友已伤亡五六十人，仍死守太平南路。奈太平南路一带屋内反动分子，由窗口向下射击，工友又死去数十人，此时只存二十余人，犹在西瓜园死守。其余如维新路，观音山，广九车站，东堤等处均仍支持，剧烈异常，敌人至一时仍不能发展。下

午三时后工人因子弹告尽，敌人又愈聚愈众，渐渐迫进，然在公安局前，尤作一很剧烈斗争，敌军亦死亡不少，工人虽已离公安局，（苏维埃政府），而敌人四面用机关包围，至五时尚不敢进去。工人因受四面铁桶一般包围，且弹尽援绝，尽被屠杀。

当十一日早二时，工人喊杀连天勇敢作战时，反动的领袖张陈黄等惊惶失措，狼狈万状，张陈均不及衣履，黄在十三日尚未穿外衣，李福林更预备红带以便投降，沙面帝国主义者更骇怕异常，争相赴舰去港。

十一早夺得各地后，均严守其无产阶级态度，各机关抢出财物，均送苏维埃保存，各市民观状，皆表同情，多悬红布，表示一致，多送茶饭于就近作战工友。

十一早夺得枪支约五六千，将各赤卫队编练，而工人群众领枪去作战杀敌者不知凡几，在公安局前，省长公署前约有三万余人。另各工会及各占领地作战的亦共有二三万人。满马路都是工友，有枪的固去应战，即无枪者亦各做运输侦探种种工作。群众的勇敢坚决，如汽车工友，除运输外，都能单独作战。三天内未得一饱。海员铁路工人都能担任指挥作战及组织群众等工作。罢工工友人力车菜栏酒业酒楼茶室打石棚厂及各工友均勇敢杀敌而牺牲多。

素称受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反动的领袖影响的工友，如茶居，电灯局，自来水厂等工人，均上工，而候苏维埃命令，外传机器工会助反动政府向工友进攻，亦不过反动领袖雇佣数十流氓以图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缴（邀）功，而谋升官发财而已。

教导团士兵固忠实于革命，而被缴械的警卫团炮兵团及保安队士兵，亦举派代表要求发枪，誓死拥护工农而参加战斗。即素来不参加政治的广东水兵，当在西瓜园开群众大会时，亦自动的派出代表参加以示团结一致。

至于敌人残杀的状况，十三日敌人向广州包围时，在海上用兵舰的大炮向市内射击，着地开花，以至房屋焚烧极多，进城时著名土匪的李福林军队及薛岳新编的土匪，乘机放火、抢劫，被难者何止千家。更逞其凶残，逢人便杀，因勒索不遂而被诬为共党者为数甚众。闻反动区长郑某亦被枪毙。更将工友包围屠杀至三千余人，尤其是红花冈（岗）、东教（校）场、观音山三处，每处五六百人，用机关枪扫射。工友于高叫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声中而血肉横飞，惨遭屠杀矣。至十六七八日仍继续其杀人抢劫的生活，尸骸遍地，血流通渠，用汽车运送至十八日始得完竣。女子被杀后加以剖心剥腹，我写至此，我心已碎了！

工农兵革命的兄弟们！我们回想被惨杀情形，固然哀痛，然而已经到了我们不杀敌人，敌人亦天天向我们屠杀，现在只有更努力准备我们的力量，为被难的工友农友士兵复仇，为先烈遗留给我们的苏维埃口号而奋斗！铲除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建立我们的政权。

（原载《红旗》周刊 1928 年第 3 期）